泰伯 子路

子罕

鄕黨

先進

顔淵

論語

卷之二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八

泰伯第八

凡二十一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周大王之長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加者也三讓謂固遜也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大王之時商道浸衰而周日彊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大王遂欲傳位

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荊蠻於是太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爲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爲武王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是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爲如何哉盖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泰伯不從

事見春秋傳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愼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葸畏懼貌絞急切也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 **輯註** 慶源輔氏曰恭愼柔德也勇直剛德也四者雖皆美德然無禮以爲之節文則過而爲四者之弊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偸

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偸薄也○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愼不葸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爲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謹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

恭而過則病于夏畦者有之是謂勞愼而過則畏首畏尾者有之是謂葸勇而過則犯上作亂者有之是謂亂直而過則訐父攘羊者有之是謂絞四德以得中爲貴禮是中之準則無準則〻失之過故有弊

親〻仁也上仁則下興仁不遺故舊厚也上厚則下歸厚上行下效也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啓開也曾子平日以爲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毁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詩小旻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毁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以致反復丁寧之意其警之也深矣

○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沒爲終其事也故曾子以全歸爲免矣尹氏曰父母

人性本善其惡者役於氣動於欲而陷溺也至將死氣消欲息故反本而言善此凡人也曾子乎日所言何嘗不善自謙云尒

全而生之亍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爲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況虧其行以辱其親乎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

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言自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此曾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識之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籩竹豆豆木豆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脩身之要爲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顚沛之違者也若夫籩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程子曰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三者正身而不外

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養於中則見於外曾子蓋以脩己爲爲政之本若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校計校也友馬氏以爲顏淵是也顏子之心惟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故能如此○謝氏曰不知有餘在己不足在人不必得爲在己失爲在人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

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與疑辭也決辭設為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程子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弘寬廣也毅强忍也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

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

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爲言旣易知而吟詠之間抑揚反覆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於此而得之

立於禮

禮以恭敬辭遜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爲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

成於樂

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爲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查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按内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

深也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爲少矣特以道學不
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
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
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
也古人自洒掃應對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禮今
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
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
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脉今皆無
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
材也難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惡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則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矜夸吝鄙嗇也○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焉亦不足觀矣又曰驕氣盈吝氣歉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穀祿也至疑當作志爲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

人不易得也○楊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干祿爲問況其下者乎然則三年學而不至於穀宜不易得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篤厚而力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

不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故潔其身而去之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也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碌庸人不足以爲士矣可恥之甚也○晁氏曰有學有守而去就之義潔出處之分明然後爲君子之全德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

告者則有矣【詳說】慶源輔氏曰不在其位而謀其政不義而不可為也問而不以告不仁而不可為也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illegible]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悾悾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

絶之之辭亦不屑之教誨也○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馬之蹄齧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馴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言人之爲學旣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然惟恐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才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爲

樂也【輯註】新安陳氏曰舜禹不以天下動其心於不與上見其巍巍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尹氏曰天道之大無

爲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五人禹稷契皐陶伯益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書泰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顚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劉侍讀以爲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內或曰亂本作乿古治字也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

焉九人而已

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際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荆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

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爲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指微矣或曰宜斷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爲一章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間罅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菲薄也致孝鬼神謂享祀豐潔衣服常服黻蔽膝也以韋爲之

冕冠也皆祭服也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言以深美之○楊氏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所謂有天下而不與也夫何間然之有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八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九

子罕第九

凡三十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大全】慶源輔氏曰義者天理之公也利者人欲之私也天理人欲不兩立計於彼則害於此矣　雙峰饒氏曰夫子有常言者詩書執禮是也有不言者怪力亂神是也有罕言者利命仁是也無非教人者故門人皆謹記之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而無所成名蓋美
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
矣
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爲人僕所執尤卑言
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
譽己承之以謙也○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
可以偏長目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
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

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爲名乎
然則吾將執御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
麻冕緇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爲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程子曰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也

○子絶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絶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己也四者相爲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絶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楊氏曰非知足以知聖人詳視而默識之不足以記此

○子畏於匡

畏者有戒心之謂匡地名史記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茲此也孔子自謂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

匡人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己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者疑辭

大宰蓋以多能爲聖也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縱猶肆也言不爲限量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

辭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

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

多乎哉不多也

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

○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試用也言由不爲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并記之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孔子謙言己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

盡耳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衆人以爲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可見矣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卽其近衆人皆可與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答樊遲之問仁智兩端竭盡無餘蘊矣若夫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哉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張子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瞽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

之誠心內外一者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爲象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程子曰此

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唯此二事而已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程子曰到此地位工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楊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間也○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為

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此顔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是蓋不怠所從必求至乎卓立之地也抑斯歎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乎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

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

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

病閒少差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爲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咎其責子路深矣

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

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無寧寧也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
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范氏曰曾子將死起
而易簀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子路欲尊夫子
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爲有臣是以陷於行詐罪至
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子
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誠則用智
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
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

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韞藏也匵匱也沽賣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枉道以從人衒玉而求售也

○子欲居九夷

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註】新安陳氏曰陋在彼不陋在我君子所過者化若居夷狄必將用夏變夷陋習自可化矣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晩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

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爲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愚按自此

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謝氏曰好好色惡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能之○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簣土籠也書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

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强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與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惰懈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顚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羣弟子所不及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進止二字說見上章顏子旣死而孔子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

輯註 勉齋黃氏曰智愚賢不肖

之分惰與不惰止與不止之間耳知逝者如斯之
意則誠不容於止且惰矣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
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
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彊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
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
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

勉學也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尹氏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法語者正言之也巽言者婉而導之也繹尋其緒也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巽言無所乖忤故必說然不繹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楊氏曰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

類是也巽言若其論好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不違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其或喩焉則尙庶幾其能改繹矣從且說矣而不改繹焉則是終不改繹也已雖聖人其如之何哉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重出而逸其半【輯註】新安陳氏曰弟子各記所聞有詳有略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輯註】

勉齊黃氏曰共姜一婦人也而以死自誓其志之不可奪如此況志於仁志於道可得而奪乎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敝壞也緼枲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者狐貉以狐貉之皮爲裘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忮害也求貪也臧善也言能不忮不求則何爲不

善乎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貧與富交彊者必忮弱者必求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復言此以警之○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衆人而能此則可以爲善矣子路之賢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謝氏曰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欲學者必周于德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也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爲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

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楊氏曰知爲己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洪氏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矣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愚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爲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

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唐棣郁李也偏晉書作翩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
華之搖動也而助語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
兩句無意義但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
不知其何所指也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程
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
阻人之進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

涵蓄意思深遠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九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卽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爲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焉舊說凡一章今分爲十七節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辭氣如此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辯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此君未視朝時也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
人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誾誾和悅而諍也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
君在視朝也踧踖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
之貌○張子曰與與不忘向君也亦適○此一節
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
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色貌躩盤辟貌
皆敬君命故也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

所與立謂同爲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傳命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襜整貌

趨進翼如也

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輯註】慶源輔氏曰凡人疾走則手易散臂易掉今疾趨而進而張拱端好如鳥舒翼所謂造次不違者是也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紓君敬也○此一節記孔子爲君擯相之容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輯註】

南軒張氏曰入公門則攺容而不敢少肆也

立不中門行不履閾

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棖闑之間君出入處也閾門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公門由闑右不踐閾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行履閾則不恪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位君之虛位謂門屛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所謂宁也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

攝摳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摳衣使去地尺恐躡之而傾跌失容也屏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

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也○等階之級也逞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和悅也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也復位踧踖敬之餘也○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

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如不勝執圭器執輕如不克敬謹之至也上如揖下如授謂執圭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戰色戰而色懼也蹜蹜舉足促狹也如有循記所謂舉前曳踵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

享禮、有容色

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有容色和也儀禮曰發氣滿容

私覿愉愉如也

私覿以私禮見也愉愉則又和矣○此一節記孔子爲君聘於隣國之禮也晁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絕無朝聘往來之事疑使擯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

○君子不以紺緅飾

君子謂孔子紺深青揚赤色齊服也緅絳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也飾領緣也

紅紫不以爲褻服

紅紫閒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褻服私

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爲朝祭之服可知

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

袗單也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綌表而出之謂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蒙彼縐絺是也

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

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麑鹿子色白狐色黃衣以裼裘欲其相稱

褻裘長短右袂

長欲其溫短右袂所以便作事【集註】趙氏曰此私

家所著之裘長之者主溫也袂是裘之袖短右袂者作事便也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則此條與明衣變食既得以類相從而褻裘狐貉亦得以類相從矣

狐貉之厚以居

狐貉毛深溫厚私居取其適體【輯註】厚齊馮氏曰豳詩云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則從古

固然居不厭溫故取其厚者以爲燕服若出則以
輕裘爲便也

去喪無所不佩

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觿礪之屬亦皆佩也【輯註】南
軒張氏曰異吉凶也佩亦有所當佩

非帷裳必殺之

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有襞積而旁無殺縫
其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襞積而有殺縫
矣

羔裘玄冠不以弔

喪主素吉主玄所必變服所以哀死　輯註　慶源
輔氏曰誠於哀死故內外如一也

吉月必朝服而朝

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此一節記
孔子衣服之制蘇氏曰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
特孔子事也

○齊必有明衣布

齊必沐浴浴竟即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
爲之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簡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遷坐易常處也○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楊氏曰齊所以交神故致潔變常以盡敬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食飯也精鑿也牛羊與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食精則能養人膾麤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爲善非謂必欲如是也

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

饐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餒肉腐曰敗色

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次不離於正也漢陸績之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盖其質美與此暗合也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

食以穀為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酒以為人合懽故

不爲量但以醉爲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唯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浹洽而已可也

沽酒市脯不食

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與不嘗康子之藥同意

不撤薑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輯註】本草云薑味辛微溫久服去臭氣通神明

不多食

適可以止無貪心也【輯註】慶源輔氏曰沽酒市脯不食聖人衛生之嚴也不撤薑食聖人養生之周也不多食當食者不去可食者不多惟理是從所欲不存也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卽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褻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胙可少緩耳

食不語寢不言

答述曰語自言曰言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楊氏曰肺爲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亦通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陸氏曰魯論瓜作必○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謝氏曰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

此然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

○席不正不坐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輯註】慶源輔氏曰形於外者雖小不正不處則存於中者密矣覺軒蔡氏曰此句與割不正不食同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儺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阼階東階也儺雖古禮而近於戲亦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也○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拜送使者如親見之敬也 【輯註】慶源輔氏曰使者所以將我之命往見其人拜而送之則如親見其人矣不以遠而廢敬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飮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飮而飮不可飮而不飮皆在其中矣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盖貴人賤畜理當如此

輯註 邢氏曰孔子家廐也以退朝知之吳氏曰廐焚問馬人之常情聖人恐人救馬而傷故問人傷否而已更不問馬記之所以示教

云云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

食恐或餕餘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故侍食者君祭則已不祭而先飯若爲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東首以受生氣也病臥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入太廟、每事問

重出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補註】胡氏曰朋

友人倫之一其死也無父族母族妻族無旁親主之是無所歸也爲朋友者不任其責則轉於溝壑而已故曰於我殯云云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己親也○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

○寢不尸居不容

尸謂偃臥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

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申夭夭是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

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貌謂禮貌餘見前篇

南軒張氏曰狎謂與習熟者褻謂見之頻數者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者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況其下者敢不敬乎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 **輯註** 慶源輔氏曰變色
而作謂改容而起以致敬也
雷風烈必變
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記曰若有
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
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
○升車必正立執綏
綏挽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體無
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

則見於此也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三者皆失容且惑人

○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邢氏曰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子路不

達以爲時物而共具之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

晁氏曰石經嗅作戞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臭古闃反張兩翅也見爾雅愚按如後兩說則共字當爲拱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强爲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一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胡氏曰此篇記閔子騫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爲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爲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

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閒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爲

息 一一爻 戸五戸五戸五戸冬

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顔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眞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顔氏云爾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辭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

輯註 勉齋黃氏曰父母昆弟之言或出於私情人無所非間於其言是爲公論夫子所以稱之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

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略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 【輯註】慶源輔氏曰聖人語言之間輕重之等則有截然不可亂者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

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

學爲椁外棺也請爲椁欲賣車以買椁也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
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
顔淵然已與顔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
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胡氏曰孔子遇
舊館人之喪嘗脫驂以賻之矣今乃不許顔路之
請何邪葬可以無椁驂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
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也且爲所識
窮乏者得我而勉强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

或者以爲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已也【輯註】勉齋黃氏曰顏子在則夫子雖死而不亡以道存也顏子死則夫子雖存道固無傳終亦必亡而已矣故以顏子之死而爲已之喪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

慟哀過也

曰有慟乎

哀傷之至不自知也

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

夫人謂顔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情性之正也

○顔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

門人厚葬之

蓋顔路聽之【輯註】新安陳氏曰蓋疑辭以請車爲椁觀之疑顔路聽之也

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嘆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 輯註 雲峰胡氏曰無臣而爲有臣非理也豈所以葬夫子家貧而厚葬非理也豈所以葬顔子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

而知所以死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
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晝夜者死
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
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或言
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
侃如也子樂死
行行剛强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尹氏曰子路剛强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

○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卽曰字之誤

○魯人爲長府

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爲葢改作之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惟有德者能之【輯註】南軒張○氏曰有中中於理也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

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己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喩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爲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

曰然則師愈與

愈猶勝也

子曰過猶不及

道以中庸爲至賢知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尹氏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

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冉求爲季氏宰又爲之急賦稅以益其富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非吾徒絶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絶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爲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爲急故也

○柴也愚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家語記其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竇可以見其爲人矣

參也魯

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辨不爲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爲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

師也辟

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輯註】慶源輔氏曰子張務外留意於容儀

由也喭

喭粗俗也傳稱喭者謂俗論也○楊氏曰四者性之偏語之使知自勵也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爲一章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庶近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匱也不以貧窶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

也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命謂天命貨殖貨財生殖也億意度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爲此矣○范氏曰屢空者簞食瓢飲屢絶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爲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夫子嘗

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
也如是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
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爲惡然亦不能入
聖人之室也○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
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己也由
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爲君子者乎

爲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 輯註 雲峰

胡氏曰君子者有德必有言中篤實外自然篤實

色莊者有言不必有德外篤實中未必篤實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爲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

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則於所當爲不患其不能爲矣特患爲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爲者逡巡畏縮而爲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鬭而必死也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

死焉況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爲
師弟子者而已即夫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捐生以
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
告方伯請討以復讐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
爲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

慶源輔氏曰二子以聖門高弟而仕於季氏雖視
顏閔爲慊然其德望才業固非常人云云

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

異非常也曾猶乃也經二子以抑季然也【輯註】慶源輔氏曰季然自多其家得臣二子而致問則其言色之間必有矜大之意云云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輯註】朱子曰不可則止謂不合則去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臣謂備臣數而已【輯註】勉齋黃氏曰大臣者異乎羣臣而超乎其上者也具臣者等乎羣臣而混乎其中者也

曰然則從之者與

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爲而已

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弑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已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

子路爲季氏宰而擧之也

子曰賊夫人之子

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爲學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卽仕以爲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

理屈詞窮而取辨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脩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爲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

晳曾參父名點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

言我雖年少長於女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盖誘也盡言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兼德於此亦可見矣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有人知女則女將何以爲用也【纂註】東陽許氏曰夫子之於弟子於其平日言行問答之間固知其學力之所至然其將有所待而欲爲之志則不能知也云云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

知方也、夫子、哂之
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哂微笑也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己所能冉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辭益

遜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

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己志而先爲遜辭、言未能而願學也、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曰會、衆覜曰同、端、玄端服、章甫、禮冠、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

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四子侍坐以齒爲序則點當吹對以方鼓瑟故孔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希間歇也作起也撰具也莫春和照之時春服單袷之衣浴盥濯也今上巳祓除是也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爲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墠樹木也詠歌也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卽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爲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

眞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視三子規規於事爲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嘆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盖亦有以識此矣

三子者出曾晳後曾晳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

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爲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

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夫子盖許其能特哂其不遜【輯註】朱子曰禮者理之顯設而有節文者也言禮則理在其中矣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曾點以冉求亦欲爲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無貶詞蓋亦許之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此亦曾晳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爲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詞○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

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與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爲不達爲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夫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爲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一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二

顔淵第十二

凡二十四章

顔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己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爲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爲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

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爲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爲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旣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目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
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非
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爲
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
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事事之
事請事斯語顏淵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
之故直以爲己任而不疑也○程子曰顏淵問克
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
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
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

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

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顔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内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

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唯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愚按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顔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己之可克矣

○司馬牛問仁

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犁向魋之弟

子曰仁者其言也訒

訒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爲仁之方不外是矣

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強閉之而不出也楊氏曰觀此及

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程子曰雖爲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爲是愚謂牛之爲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爲仁之大槩語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爲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向魋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輯註】厚齋

馮氏曰內憂其兄外懼其禍也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疚病也言由其平日所爲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爲易而忽之也○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爲亂而將死也

傳哀公十四年魋入于曹以叛民叛之魋奔衛遂奔齊

子夏曰、商聞之矣

蓋聞之夫子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爲而爲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既安於命又當脩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己以

敬而不間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
愛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而爲是
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胡氏曰子
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
語滯者也唯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
哭子喪明則以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
言爾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
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
矣

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譖毀人之
行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剝牀
以膚切近災者也愬愬己之冤也毀人者漸漬而
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冤者急迫
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
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此亦
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辭繁而不殺以致丁
寧之意云○楊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
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
之愬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遠則明之至

也書曰視遠惟明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言倉廩實而武備脩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
離叛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
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
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爲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

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爲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

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爲此言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

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

鞟皮去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胥失之矣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稱有若者君臣之詞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輯註】齊氏曰稱名者庶人對君之禮孔子嘗爲大夫故止稱姓

有若、對曰盍徹乎

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爲什而取二矣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二卽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喩其旨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
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爲人上者所宜
深念也○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
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須皆量是以爲出焉故
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寧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
而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
寡則貉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
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盍徹之
當務而不爲迂乎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illegible]】南軒張氏曰不主忠信則無徙義之實不能徙義則其所主者亦有時而失其理矣二者蓋必相須然後德之所以崇也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

誠不以富亦祗以異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齊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是時景公失政而

大夫陳氏厚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啓陳氏弑君簒國之禍○楊氏曰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是必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繹者齊之所以卒於亂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

【輯釋】覺軒蔡氏曰忠信所以立於中明決足以照乎外忠信則人不忍欺明決則人不能欺

子路無宿諾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尹氏曰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一言而折

獄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故也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淸其源則無訟矣○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爲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不以聽訟爲難而以使民無訟爲貴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

則表裏如一○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重出　己見雍也篇但彼有君子二字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成者誘掖奬勸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所好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范氏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故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爲盜民亦知恥而不竊○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嫡民之爲盜固其所也盍亦反其本耶孔子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奪嫡事見春秋傳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
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
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爲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爲欲善則民善矣上一
作尚加也偃仆也○尹氏曰殺之爲言豈爲人上
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況於殺乎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將

以發其病而藥之也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言名譽著聞也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僞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故夫子旣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脩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脩於己而人信之

則所行自無窒礙矣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爲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而學則是僞也今之學者大抵爲名爲名與爲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

者也當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
況後世乎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
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脩者
治而去之
子曰善哉問
善其切於爲己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
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爲所當爲而不計其

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專於治己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所匿矣知一朝之忿爲甚微而禍及其親爲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樊遲麤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利欲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己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脩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

愛人仁之施知人知之務

樊遲未達

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耳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舉直錯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爲用矣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

遲以夫子之言專爲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

枉者直之理

子夏曰富哉言乎

○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輯註】新安陳氏曰一言而該仁知故曰富哉

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爲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

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
語遠則不知近也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
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爲其
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
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爲之也及退而問諸
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問矣既
問於師又辨於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
焉

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

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

輯註覺軒蔡氏曰以文會友致知之方以友輔仁力行之事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二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三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

請益曰無倦

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爲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旣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擧賢才

有司衆職也宰兼衆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已不勞而事畢擧矣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擧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脩矣

曰焉知賢才而擧之曰擧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

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爲季氏宰况天下乎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

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

子曰必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
以正名爲先謝氏曰正名雖爲衛君而言然爲政
之道皆當以此爲先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輯註】厚齋馮
氏曰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夫子正名之諭蓋
不與輒也云云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胡氏

曰衛世子蒯聵耻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聵夫蒯聵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為政而以正名為先必將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于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

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 【輯註】新安陳氏曰兩言吾不如雖不顯闢之已婉拒之矣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 【輯註】新安陳氏曰此小人是以位而言者下文集註云禮義信大人之事也云云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

而至矣焉用稼

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盖各以其類而應也襁織縷爲之以約小兒於背者○楊氏曰樊須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闢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盖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附註】南軒張氏曰從違之本不係於令係於所以示之何如耳　雙峰饒氏曰身正是身敎令不過

言教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嘆之

○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公子荊衛大夫苟聊且粗略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楊氏曰務爲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荊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爲心其欲易足故也

○子適衛冉有僕

僕御車也

子曰庶矣哉

庶衆也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歛以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

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敎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傳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敎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敎也三代之敎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

○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朞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紀綱布也有成治功成也○尹氏曰孔子歎當時莫能用已也故云然愚按史記此蓋爲衛靈公不能用而發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

言也

爲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爲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于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爲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爲一世仁謂教化浹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于成王而後禮樂興

即其效也○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輯註】問此章與第六章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何異而復出之朱子曰晁氏以爲此章專爲臣而發理或然也

○冉有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

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冉有時爲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晏晚也政國政事家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盖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爲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爲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旣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略相似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

以若是其幾也

　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言一言之間未可以如此

　而必期其效

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

　當時有此言也

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因此言而知爲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

　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

　興邦乎爲定公言故不及臣也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

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
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
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日
驕而臣日諂未有不喪邦者也○謝氏曰知爲君
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讒諂
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分
於此然此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
○葉公問政

○音義並見第七篇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也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爲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

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己之事告之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爲直而直在其中○謝氏曰順理爲直父不爲子隱子不爲父隱於理順邪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濵而處當是時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睟面盎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胡氏曰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此其志有所不爲而其材足以有爲者也子貢能

言故以使事告之蓋爲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

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爲其次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

果必行也硜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爲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爲士矣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筭也
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斗量
名容十升筲竹器容斗二升斗筲之人言鄙細也
筭數也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程子
曰子貢之意蓋欲爲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
之皆篤實自得之事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
者有所不爲也
行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
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

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爲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

南人南國之人恒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

寄死生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
而善之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此易恒卦九三爻辭承進也

子曰不占而已矣
復加子曰以別易文也其義未詳楊氏曰君子於
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爲無常也盖
亦不占而已矣意亦略通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氏曰君

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爲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心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矣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

輯註 新安倪氏曰此以泰與驕對言則泰者驕之反本乎循理而安舒大學以泰與驕合言則泰亦驕之類根乎逞欲而後肆各隨其旨觀之可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

馳故近仁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胡氏曰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怡怡和悅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而言之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即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其時可矣如云朞月三

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爲如何乃有益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三 終